

學統

學統卷之四十三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雜學

荀子

周子曰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程子曰荀子謂博聞多見可以取道欲力行堯舜之所行其所學皆外也

又曰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曰

何謂也、曰、眞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得、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又曰、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爲僞、以性爲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

又曰、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

之性惡。

或言荀卿亦是教人踐履朱子曰須是有是物而後可言踐履今於頭段處既錯又如何踐履天下事從其是曰同須求其眞箇同曰異須求其眞箇異今則不然只欲立異道何由明

問荀子言性惡禮僞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以人慾橫流者爲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爲者爲禮所謂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爲惡則凡禮文

之美是聖人制此以返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僞明矣以禮爲僞則凡人之爲禮皆反其性矯揉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僞之意也朱子曰亦得之

問東坡言孟子已道性善荀子不得不言性惡固不是然人之一性無自而見荀子乃言其惡他莫是要人修身故立此說朱子曰不須理會荀卿且理會孟子性善渠分明不識道理如天下之物有黑有白此

是黑彼是白又何須辨荀卿不惟說皆不是從頭到底皆不識當時未有明道之士被他說用於世千餘年今且於自巳上作工夫立得本本立則條理分明不待辨

又曰荀卿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鬬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

西山真氏曰荀子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

故最爲天下之貴也其論似矣至其論性則以爲惡論禮則以爲僞何其自相戾耶

又曰荀子論心如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等語皆可取若所謂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有可疑蓋心之虛靈知覺者萬理具焉初豈有一毫之汚濁哉自夫汨於物欲而後有汚濁爾學者必盡去物慾之害則本然之清明自全今曰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是物慾之害初未嘗去但伏而未作爾其可恃以爲安耶水不能不遇風長川巨浸泓澄無底

雖大風不能使之濁。心不能不應物。慾盡理明。表裏瑩徹。雖酬酢萬變。不能使之昏。無風則清。有風則濁者。塵滓之伏於下也。靜之則明。動之則昏者。利欲之藏於中也。

敬軒薛氏曰、荀子性惡之論。先儒固已辨其非。然粹而王、駁而霸之語則甚當。其他猶知尊二帝三王之法、屢舉以爲言、以聖學律之。固極偏駁。在戰國時言之。視縱横之徒爲近醇、韓子所以取之者以是與。又曰、荀子爲人。意必剛愎咈戾。觀其書其氣象可見。

果爲時用未必不貽害於生人

又曰知莫先於知人荀子不取孟子子思則是以二子爲非賢也使其見用於時有若孟子子思尚不爲所取則其所取者又何等人耶既無知人之明而欲成治功也難矣

又曰荀子以人性爲惡則是誣天下萬世之人皆爲惡也其昧於理如是之甚

又曰程子曰荀子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蓋性者大本也言性惡則大本已失矣

又曰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性也此指理在氣中者

子言性惡則專主氣言故有不同

敬齋胡氏曰荀子只性惡一句諸事壞了是源頭已

錯末流無一是處故其以禮義教化爲聖人所造作

僞爲以矯人之性而化人之惡殊不知天高地下萬

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此皆吾性中所具之理聖人因

而品節制作之禮義教化既成又足以正其情養其

性節其欲成其德此足見禮樂教化自吾性中出聖

人因而成之則性善無疑矣孟子言性善在本原上

見得是故百事皆是荀子在本原上見錯故百事錯

又曰荀子不知性之爲理只在情欲上看故曰性惡遂以禮義教化政刑皆聖人僞爲其罪大矣蓋禮義教化政刑皆天理之當然人性之固有聖人因而裁制之惟伊川程子言性卽理也眞實精切發明孟子性善最盡朱子又曰性者人生所禀之天理則又細而盡矣

又曰孟子在良知良能上體驗故曰性善荀子在情

欲交動處看故曰性惡依孟子說則禮樂教化皆吾
性中事依荀子說是指氣質物欲爲眞性故以禮樂
教化爲僞爲也
又曰理無不實心無不正謂之誠故荀子以養心莫
善於誠用程譏其不識誠誠如五穀已成果實已熟
又焉用養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無欲即誠也心
與理爲一也
整菴羅氏曰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此言以議楊
子雲可也荀卿得罪於聖門多矣不精惡足以蔽之

如蘇氏所論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乃爲切中其膏肓之病爾且如非十二子及性惡等篇類皆反覆其詞不一而足不可謂不詳矣顛倒謬戾一至於此尚何詳畧之足議耶韓昌黎之待荀卿未免過於姑息矣

愚按荀卿當戰國淆亂之時獨能稱述仲尼以排斥百氏意誠善矣然見道不明師心自是故其爲書皆雜引物類踳駁蔓衍務馳騁於文詞而不能一軌於義理之域方之田駢鄒衍之徒殆未見其

能遠過也。然自揚雄而下。皆推尊之。以配孟子。即震川歸氏。亦以其精造雖孟子不能過。頗咎宋儒之妄加詆黜。致後世不復知有荀氏。吁。斯亦過矣。荀子三十二篇。即所爲勸學修身之說。其陋已甚。其非十二子也。至以子思孟軻爲仲尼之罪人。其言曰。孟子謂人之學者其性善。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僞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聖人化性而起僞。僞起於性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嗚乎。是言也。抑何

其大謬也蓋荀卿病不知性爾既不知性又烏知禮既不知禮又烏知學則又烏知夫仲尼思孟之所以爲仲尼思孟也哉學者大本一差無往而不見其戾即又奚怪荀卿也獨是荀卿之說正與孟氏相背殆不啻枘鑿然而世儒顧强而同之所謂齊孔墨而並顏跖也此何理也嗚乎讀書論世亦豈易易也哉

學統卷之四十三終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雜學

楊子

程子曰、林希嘗謂楊雄爲祿隱、楊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問如劇秦文莫不當作、曰或云非是美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來族誅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譏。譏之濟得甚事。或云且以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保身。作太

元本要明易其實無益眞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爲之於法雖有合只是無益

問太元之作如何程子曰是亦贅矣必欲撰元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元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元亦可況一元乎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雲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傍燭無疆孫於不虞以保天命孫於不虞則有之傍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

得巳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巳者乎

又曰楊子雲云明哲煌煌傍燭無疆悔其蹈亂無先知之明也其曰孫於不虞以保天命欲以苟容爲全身之道也使彼知聖賢見幾而作其及是乎

又曰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又曰楊子雲仕莽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

可也。

又曰、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楊子性已不識、更說甚道。

又曰、楊子謂老子言道德則有取、至於搥提仁義、絕滅禮樂則無取。若以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爲救時反本之言、爲可取、却尚可恕。如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有取、此自是楊子不

見道處又謂學行之上也名譽以崇之皆楊子之先

龜山楊氏曰楊雄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爲無病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見得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爲不妄

又曰楊子雲作太元只據他立名便不是既定却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

所以可變而爲六十四者只爲可相錯故可變爾惟
相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
朱子曰楊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
問楊子避礙通諸理之說是否朱子曰大槩也似只
是言語有病問莫是避字有病否曰然少間處事不
看道理當如何便先有箇依違閃避之心矣
又曰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元曰潛心於淵美厥
靈根測曰潛心於淵神不昧也乃老氏說話
又曰楊子說到深處止是走入老莊窠窟裏去如清

靜寂寞之說皆是也

又曰某嘗說楊雄最無用他到急處只是投黃老如反離騷並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議論不明快不了決如其爲人

又曰天地間只有箇奇耦奇是陽耦是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楊子却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恐不是道理如孟子既說性善荀子既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箇善

惡混若有箇三底道理聖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說矣看他裡面推得辛苦却就上面說些道理亦不透徹看來其學似本於老氏如惟清惟靜惟淵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

又曰楊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

問太元分贊於三百六十六日下不足者乃益以踦贏固不是如易中卦氣如何朱子曰此出於京房亦難曉如太元中推之蓋有氣而無朔矣問伊川亦取雄太元中語如何曰不是取他言他地位至此爾

問太元如何。朱子曰、聖人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甚簡易。今太元說得却支離。太元如他立八十一首、却是分陰陽中間一首半是陰半是陽、若看了易後去看那元、不成物事。又問楊雄也是學焦延壽推卦氣。曰焦延壽易也不成物事。今人說焦延壽卦氣不好、是取太元。不知太元却是學他。

又曰、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太元有三箇了、如冬至是天元、到三月便是地元、七月

便是八元夏至却在地元之中都不成物事。又曰太元甚拙歲是方底物他以三數乘之皆算不著。

又曰太元紀日而不紀月無弦望晦朔。

又曰太元中高處只是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

又曰太元之說只是老莊康節深取之者以其書亦挨傍陰陽消長來說道理。

或問易與太元數有何不同潛室陳氏曰易是加一

倍法。太元加三倍法。易卦六十四。太元卦八十一。太元模倣周易。只起數不同爾。先儒謂將易變作十部太元亦得。但無用爾。

臨川吳氏曰。楊子雲擬易以作太元。易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太元則自一而三。三而九。九而二十七。二十七而八十一。易之數。乃天地造化之自然。一毫智力無所與於其間也。與世而同符。惟邵子皇極經世一書而已。至若焦延壽易林。魏伯陽參同契之屬。雖流而

人於伎術尚不能外乎易之為數子雲太元名為擬易而實則非易矣其起數之法既非天地之正又强求合於歷之日每首九贊二贊當一晝夜合八十一首之贊凡七百二十九僅足以當三百六十四日有半外增一踦贊以當半日又立一羸贊以當四分日之一吁亦勞且拙矣

敬軒薛氏曰楊子法言意實淺而飾以短澁奇古之詞何耶

又曰法言澁而晦

又曰程子曰楊子不識性更說甚道蓋道者率性之謂不識性更說甚道

又曰楊雄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名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賦爲郎給事黄門與王莽並其後卒爲莽臣而死於其世是其進也以王氏終也以王氏大節之虧有自來矣

敬齋胡氏曰楊子雲之言沉晦見道不明也辭不厲所守不確也

故千子曰楊子太元乃勦取太初歷法銖錙尺寸陰用其實而刋爲名以新之其文如孺子學語號嗄未成先儒謂其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雖使雄而復生無以自解矣

愚按楊雄熱中人也生平溺志於詞章濡跡於亂賊又僭擬聖經不知妄作篤學體道者固如是乎史稱雄嘿而好深湛之思恬於勢利好古而樂道吾未之信也脫有之亦必外示淡靜而中懷躁競若老氏將取固與之術是也昌黎温公伊川康節

諸子皆於雄節取有怨辭獨潘氏斷之曰心勞日拙其殆切骨之論與

學統卷之四十四終

學統卷之四十五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學

老子

韓昌黎原道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

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

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

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
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
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
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
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勌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
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
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
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

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乎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

號各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

之作春秋也諸侯用□禮則□之進於□國則□國之經曰□□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已則順而祥

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

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程子曰老氏之言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

又曰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爲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爲縱橫其失益遠矣是以無傳焉

又曰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

又曰老子曰無爲又曰無爲而無不爲當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是乃有爲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無思也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

又曰老氏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

又曰子奪翕張理所有也而老氏之言非也與之之

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

又曰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

又曰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與

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程子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爲能

宏道也。

又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譚道之極元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者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絶、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

朱子曰、老子之術、謙冲儉嗇、全不肯役精神、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已不便、便不肯做。

又曰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麤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嘗見畫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肖他然亦是他氣象也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

又曰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爲冲退自守爲事故其爲說常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其爲治雖曰我無爲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爲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爲然也若曰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何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爲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譚而非老子之

意矣
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朱子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
又曰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是楊氏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崇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淸虛無爲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爲之如漢文帝

曾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他閒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若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梧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

問楊朱似老子頃見先生如此說看來楊朱較放退、老子又要以此治國以此取天下朱子曰大槩氣象相似如云致虛極守靜篤之類老子初間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無狀來及至反一反方說以無事取天下如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之類

問程子云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何也朱子曰如將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是他亦窺得些道理將來竊弄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他自有別人與他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

又曰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

問橫渠云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朱子曰無者無物却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

又曰老子之術自有退後一著事也不撓前去做說也不會說將出但任你做得狼狽了自家徐出以應之如人當紛爭之時自出僻靜處坐任其如何彼之利害長短一一都冷看破了從旁下一著定是的當此固是不好底術數然較之今者浮躁胡說亂道底人彼又較勝因舉老子語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

四鄰儼若容渙若氷將釋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

又曰蘇潁濱他全不曉得老子大意他解神載魄而行便是箇剛强升舉底意思老子之意正不如此只是要柔伏退步爾觀他這一章盡說柔底意思云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無嬰兒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老子一書意思都是如此他只要退步不與你爭如一箇人叫哮跳躑我這裏只是不做聲只管退步少間叫哮跳躑者自然屈而我之柔伏

應自有餘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與人爭者乃所以深爭之也其設心措意都是如此閒時他只是如此柔伏遇著那剛强底人他便是如此待你如云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云以無為取天下便是他柔之發用功效處又曰魄是一魂是二一是水二是火二抱一火守水魂載魄動守靜也專氣致柔只看他這箇甚麼樣工夫專非守之謂也只是耑一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纔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

又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若客老子說話大抵如此只是欲得退步占姦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樣意思故爲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皆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

問柔能勝剛弱能勝强之說朱子曰他便揀便宜底先占了若這下則剛柔寬猛各有用時

問他云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朱子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

箇無緊要底物事、不將爲事、某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横渠亦意其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爲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

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朱子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强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爲弱。人纔弱時。却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

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卹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

又曰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卻說二生三便是不理會得

又曰敬夫言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不善人之師與孔子見賢思齊見不賢內省之意不同爲老

子不合有資之之意不善也

問先儒論老子多爲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某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朱子曰渠若識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他本不知下一節欲占一箇徑言之然上節無實見故亦不脫灑

又曰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世之紛拏畏一身

之禍害躭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及老子倡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孟子嘗闢之以爲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太史談輩亦皆主之以爲眞足以先於六經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尚也及後漢以來米賊張陵海島寇謙之之徒遂爲盜賊曹操以兵取陽平陵之孫魯即納降款其虛繆不足稽矣

又曰易不言有無老子言有生於無便不是

西山眞氏曰百家之學惟老氏所該者衆今撫其易知者言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曰無爲民自化好靜民自正無事民自富無欲民自樸無情民自淸此近理之言也曹參以之相漢收寧壹之效文帝以之治漢成富庶之功雖君子有取焉曰元牝之門爲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養生之言而爲方士者祖焉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范蠡用之以取吳張良本之以滅項而言兵者尚焉曰大道廢有仁義曰失道而後德

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矯弊之言而放蕩者宗之至其以事物爲粗迹以空虛爲妙用蒙莊氏因之以荒唐繆悠之辭譁於世而清談者倣之自其近理者言之固在所可取然皆吾聖人之所有也下乎此則一偏一曲之學其弊有不勝言者養生之說則神仙方藥之所自出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放蕩之害至劉伶阮籍而甚清談之禍至王弼何晏而極皆以惑亂世主斲喪生民雖老莊之學初未至此然本源

一差其流必有甚焉以是言之易若由堯舜周孔之道爲無弊哉或謂自漢以來有黃老之稱黃帝亦聖人也其道與老子均乎曰此猶醫師之宗神農巫步之祖大禹非其傳之正也或又謂文帝用黃老而天下安武帝用儒術而海內耗則儒術果不逮黃老矣曰非也清靜慈儉老氏之所長而文帝用之故其效如此然亦富之而未及敎也使其用孔子之道則其成功豈止是哉若武帝之於儒術特崇其名而已而所以斁耗生民者者[illegible]神仙刑名兵家之罪儒術何與

焉。

又曰、清談之弊、起於曹魏、而終於蕭梁、其始蓋宗老莊氏、其末則有欲為老莊氏之役、而不可得者、彼徒見老氏謂有生於無也、故何晏王弼之徒、設為元虛之論、視事物之有形者、皆為芻狗、是非成壞、一不足介意、於是臣不必忠、子不必孝、禮法不必事、威儀不必修、惟空曠無心、不為事物染著者、乃為知道、固非先王之教之所許、而於老氏本指、亦莫之究焉、蓋老氏謂天下之物生於有、而有生於無、非始無而今有

也何晏輩乃悉歸之於無是豈老氏本指耶自吾儒言之形而上者理也形而下者物也有是理故有是物有是物則具是理二者未嘗相離也方其未有物也若可謂無矣而理已具焉其得謂之無耶老氏之論既失之而爲清談者又失失之尤者也若吾儒之道則不然天之生物無一之非實理之在人亦無一之非實故立心以實意爲主修身以實踐爲貴講學以實見爲是行事以實用爲功此堯舜周孔相傳之正法也自何晏戎衍以至殷浩雖皆高談空妙然於世

之名寵權利未嘗不深留其情晏圖台鼎戎執牙纛衍營三窟浩蕩空函單猥貪吝更甚庸俗不知晏輩其以名寵權利爲有耶爲無耶夫既酷嗜而深求之是必以爲有矣夫何世間萬有一切皆無獨此乃眞有耶其視老氏之無爲無欲超然萬物之表莊生於千金之聘三公之位若浼焉者果何如耶此所謂欲爲老莊之役而不可得者也其始以之自利其身其終以之賊害於國故桓溫以爲神州陸沉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而陶宏景之詩有曰平

叔任散誕夷甫坐談空不悟朝陽殿化作單于宮而何敬容亦有江南爲戎之歎蓋自晉及梁其亂亡如出一轍皆學老莊氏而失之罪推原其本是亦老莊之罪也然則有天下者懲魏晉蕭梁之禍其可不以堯舜周孔之道爲師哉

或問黃老清靜無爲之學也申韓之學出於黃老流入於刑名慘刻前輩謂無情之極至於無恩然否潛室陳氏曰纔無情便無恩意脈如此

曹月川曰吾儒之虛虛而有如曰無極而太極太極

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則自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何往而非理之所有耶彼老氏之虛虛而無如曰道在太極之先却是說未有天地萬物之初有箇虛空道理却與人物不相干涉不知道只人事之理爾

敬軒薛氏曰無形而有理所謂無極而太極有理而無形所謂太極本無極形雖無而理則有理雖有而形則無此純以理言故曰有無為一老氏謂無能生有則無以理言有以氣言以無形之理生有形之氣

裁有無爲兩段故曰有無爲二

又曰張之極者必翕強之極者必弱興之極者必廢與之極者必奪乃造化消息滿虛自然之理老子意欲翕之乃固張之意欲弱之乃固強之意欲廢之乃固興之意欲奪之乃固與之此程子所謂竊弄闔闢而爲術也

又曰老子之書始欲論理之元妙末則流於權術

又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皆竊春夏之

闢而爲秋冬之闔程子所謂老子竊弄闔闢者以此

又曰謙者聖人之誠心非爲有所取於人而然也老子乃曰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則是出於有意之私而非聖人誠心之謙德矣

又曰老子言道德而外仁義果可謂之道德乎韓子謂其去仁與義而言道德亦可謂深知老子之失矣

又曰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夫仁義即大道也大道旣廢又豈有仁義乎至分道德仁義禮爲五皆理不明也先儒已辨之矣

敬齋胡氏曰一各生兩只是陰陽兩端交錯變化自然之妙老氏一生二二生三是何道理陰陽兩端再參得甚物來作三

又曰大學言明德新民明德自明其德也新民推以及民使之自新也故曰先知覺後知自老子有愚民之說秦愚黔首後世一向只是欲愚其民無有能新其民者

又曰老氏之學是見得一箇物事在窈冥昏默中遂指爲太極然非眞物

又曰老子㝡務待人處事皆要處其下居其後非真有謙遜自卑之心蓋見剛而居高者多危僭而居前者多凶又見谷之卑下虛空衆流之所趨故欲爲天下谷而專一守其卑下居柔處懦其心實欲高於人先於人勝於人也其心詐其機元其穽深爲害甚酷後世用兵者多祖之以取勝流禍不窮也

又曰儒者之一一於理而不爲利欲所雜老子之一一於虛無不爲事物所雜思慮所牽

又曰黃石公素書始終只是一箇私或曰素書先說

道德仁義禮如何謂之私曰道德仁義禮非私石公以私見窺之私意用之故私然所窺所用非真道德仁義禮也

又曰先儒言張子房平生事業皆自素書中出此誠然也蓋其權謀智術處身處事進退行藏與素書無一不合後世智謀之高妙無出於此但其不知天理本然之妙足乎已而感乎人有諸中而形諸外不必全假智謀明哲保身亦非全計利害以此論之黃張之道不出一私字聖賢之道不出一公字

鄧元錫曰古今之運猶日有中昃時有寒暑人之有生長壯老不可得而反也三皇之道治中□治之始也譬父母於乳子乎乳哺之而已訶禁提撕舉無所於用何則其智識固未開也比其稍長不授之常生之業修之人道之矩必且蹶不振矣老莊之學欲宗黃炎之道以易世是猶於昏旦而求晤於日中而寢也不至於蕩敗無制勢固不止故無為自化無事自靜無欲自正雖天德王道之本而禮樂仁義其所恃以無為無欲者如之何桅提而滅絕之也且夫牛馬

四足是謂天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而人亦天也今曰伯樂善治馬而馬之死者過半則是率天下之馬而棄之無所用也不獨廢伯樂亦且廢馬且其稱上古之同德也貴無爲也其無爲也將能不織而衣毋而食乎織必刈麻枲毋必抽茨棘必且服牛必且破塊亦烏在其不失性也且夫天地設五氣而後萬物生聖者官三才府六物而後萬國富彼盜跖陳恒者盜天地之形聖者之法而逆用之則聖人死而天地不官之効也今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掊擊聖人縱

含盜賊而後可凡此人物孰生孰形亦且將仰射天
俯決地而後可乎且跖恒盜聖法於千載之後縱不
掊擊乃欲追聖者於數千載之前而掊擊之亦何異
即末孫之桀紂而蔽罪於湯武矣堯舜周孔者代天
工生民非以爲勞也今比堯於軹夫比舜於卷婁比
孔於天戮比仁義是非於天黥天劓也而欲縱其心
於淫蕩恣睢轉徙之塗夫淫蕩恣睢轉徙之塗又何
足以域世也不爲申商斯高勢固不止矣故剖斗折
衡爭乃滋起殫殘聖法亂乃滋章擢六律滅章采彩

益淫滯滑亂其聰明而又何舍乎懸智之鑿而鑿其智於淫蕩恣睢轉徙之域是亦好智之過也

高景逸曰夫子謂老子曰鳥吾知其能飛獸吾知其能走今見老子其猶龍乎天不可見見之於時行物生聖人之道不可見見之於日用常行凡天下之至道皆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者也猶龍者高之也亦外之也藏於淵入於雲在於不可知不必知者君子無庸心矣他日子夏論及於三才之數生物之細微夫子曰然吾昔聞之於老聃子夏出曰論則美矣非世

之所急也夫子曰然如女所言亦各其所能緜此觀之聖人猶龍之意見矣二氏之道陰分中事也故皆在杳冥之境吾以可知者詰之彼卽以不可者逃之其誰得而窮之以是知聖人猶龍一語之微而婉也

愚按自開闢來歷羲農以訖姬孔宇宙間惟有儒爾老氏出而異學始作偭焉楊朱莊周列禦寇之徒首先和之不數傳而汗漫若洪水矣不可以止塞矣要其所爭差則一有一無之間而已儒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

極是合有無而二之也合有無而二舉天下之至
無皆天下之至有矣老氏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
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又曰元
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是
分有無而二之也分有無而二舉天下之至有皆
天下之至無矣至有則至實而虛無即在其中至
無則至虛而實有乃在其外孔老之分如是而已
故老氏之學以事爲幻以物爲粗以元虛爲妙用
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

瑰而降時君世主往往篤好之而謬悠迂怪之士溺其荒誕樂其放恣輒相習以成尚其爲說也愈變愈弊愈差愈遠如爲長生爲方藥爲陰謀爲刑名慘刻爲縱橫捭闔爲符咒幻術爲放蕩爲清譚爲禪宗寂滅大率皆無之一言爲之鵠而濫其波也其於吾儒也或竄入其中或駕出其上或峙爲三教或混爲一家而老氏遂爲萬世異端之鼻祖矣嗚乎老氏之弊可勝述哉陋哉葛充之言曰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

地終始不可稱載與大道而倫化為天地而立根布炁於十方抱道德之至淳三光恃以朗照天地稟以得生乾坤運以吐精高而無民貴而無位覆載無窮闡敎八方諸天普宏大道開闢以前復下為國師代代不休人莫能知之又曰道德二篇天人自然經也精進研之則聲參太極高上遥唱諸天歡樂則攜契元人靜思期真則衆妙感會內觀形影則神炁長存體洽道德則萬神震伏禍滅九陰福生十方安國寧家孰能知乎無為之文嗚呼

元之言亦荒唐甚矣元者所謂太極左仙公是也自餘箋註道德經者不啻千百家其稱述老氏大率類此嗚乎此亦何難於致辨而往往大惑不能解則何也

學統卷之四十五

學統卷之四十六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學

莊子

問莊周何如程子曰其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亦有善者問商開邱之事信乎曰大道不明於天下莊列之徒窺測而言之者也問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耶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是莊子見

道淺不奈胸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

又曰學者後來多耽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須看莊子爲他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覓一箇出身處如東漢末尚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

五峯胡氏曰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也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矣謂之死名可乎周不爲一世用以保其身可矣而未知天下之大本也

朱子曰莊周書都讀來所以他說話都說得也是但不合沒拘檢便九百了或問康節近似莊周曰康節較穩

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相道及如何

朱子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然亦只是楊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

問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朱子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不爭多或云莊子都不說著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跡只在齊魯滕宋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

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不相接問如今看許行之說如此鄙陋當時亦有數十百人從他是如何曰不特此也如莊子書中說惠施鄧析之徒與夫堅白異同之論是甚麽學問然亦自名家或云他恐是借此以顯理曰便是禪家要如此凡事須要倒說如所謂不管夜行投明要到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足懸空却要答話皆是此意

問莊子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此語似好朱子曰以實當言忠信也好只是他意思不如此

雖實而我不知以爲忠雖當而我不知以爲信問莊生他都曉得只是却轉了說曰其不知處便在此又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督舊以爲中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爲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姦打訛者故其意以爲爲善而近名者爲善之過也爲惡而近刑者亦爲惡之過也惟能不大爲善不大爲惡而但循中以爲常則可以全身而盡

年矣然其爲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爲學而求名者自非爲已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爲學之力則其爲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爲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爲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爲中之所

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為人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爾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爾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比矣蓋卽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

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

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

以爲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

又曰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說道

他會做只是不肯做

又曰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肯做事

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

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李公

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

得些只也罷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卻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

問原壤看來也是學老子朱子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卻不恁地問莊仲曰卻似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已有這樣人了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為宗然老子之學尚要出來應世莊子卻不如此曰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遠然卻較虛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甚喜他如此說

又曰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調了精神發出

來疑列子比莊子又較細膩問御風之說亦寓言否
曰然
敬軒薛氏曰莊子之言雖曰形容道體然不能必信而行之是亦知之實有未至也使知之至則必信之篤信之篤則行之必至矣程子所謂窺測天道未盡者蓋謂此
又曰莊子人間世篇揣摩之術也
又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莊周有之其不恭莫大焉
敬齋胡氏曰莊子動輒說箇自然說箇無爲夫道理

固是自然不用安排不須造作然在人便當窮究玩索以求其所以然操存省察使實有諸已發揮推廣以及於人但不可以私意助長以鑿之若一任沖漠自在更不檢束則道理與我不相管攝其所謂自然乃一切棄去此理而不爲非聖人眞實懇到出乎本心之自然循乎天理之自然也此莊子所以叛乎道也其曰天地自然無爲聖人亦自然無爲其說似是而非實不知天地聖人夫天地之道至誠無息春以生之夏以長之秋以遂之冬以成之鼓之以雷霆潤

之以風雨明之以日月肅之以霜雪謂之無爲可乎

但一出於眞實之理人莫測其所爲也聖人之道純亦不已仁以爲愛義以爲制禮以爲秩智以爲鑑感之以德化導之以政教肅之以刑禁謂之無爲可乎

但一出於至誠之心至實之理行其所無事非有所勉強私意造作謂之自然謂之無爲可也非如莊子之棄滅禮法付之自然冲漠虛靜以爲無爲也

又曰莊周所謂自治只是存得自巳一箇神氣道理巳離了

又曰、天下只有一箇是非、順理則是、背理則非、莊子却要忘其是非、不加省察、儒者只尋箇是處、

又曰、莊周所謂自然、非循乎理之自然、乃一切棄而不管、任其自然、所以曠蕩不法、禮樂政刑皆無所用、反謂聖人不死、大盜不息、欲剖斗折衡、使民不爭、

又曰、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莊周付之自然、不管著他、則與天地萬物隔絕、分爲二體矣、

愚按、老氏之有莊周、猶孔子之有孟軻也、周於學無所不闚、而要歸本於老氏、著書十餘萬言、寓言

十九重言十七大抵皆巵言也以天下爲沉濁不可與莊語故以巵言爲曼衍洸洋恣肆以自適其作漁父盜跖胠篋發冢等篇以詆訾孔子之徒明老子之術所稱畏累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若周者殆所謂大不敬畧無忌憚者與周本老氏而後世清談禪宗之弊又本於周嗚乎異教之興也有自來矣或曰列稍前於莊莊生著書頗摭撫其語嘗曰先有作者蓋指列也而列之生生形形化化等語即佛氏亦多用之雖然南華與道德殆

譁世之尤者冲虚經較差平淡云

學統卷之四十六終